

我和地标诗

——<人在狮岛，随时诗路，随时思路>后记（上）

(一)

我想，我和地标诗的缘份匪浅。

一九八一年游了趟日本，回国后即以《樱之岛》为题，写了三首短诗。当时不知何谓地标诗，现在看来确是可归此类。回味一下：

(1)三浦环之像(蝴蝶夫人塑像)

这海与我
无惧于世人凭吊
诺言铸成铁
我是只
秋雾里
失望的蝴蝶

夫人
我们和孩子
怎么办
三浦环，那艘不靠岸的船
会来

(2)天草五桥

我的一半是隔山的云
一半是乡土

山水
写满九十九岛
分离是荒谬的故事
松岛
前岛
中之
大矢野
天门
我们的一半是乡土
一半是隔山的云



(3)东京铁塔

在东京
闲着双脚
用银币采下向南一片风景
用按钮
窥探，铁架上的文化

升空后
我匆忙收割
方圆数里的雾色
一边遥想家乡
该在哪个象限

当病后的太阳
还在酗酒
我终于迷失在
铁架纵横的
阵式中

——诗刊《同温层》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七月）

这三首诗都是行旅中靠着双脚双眼采撷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异乡景物。遗憾，当时新加坡景观还未入画，我的狮岛地标诗尚未出现。

(二)

《樱之岛》地标诗是开始，也是结束，它竟成了青年时期的最后一篇作品。为了工作，我决定停笔告别文坛，开始近三十年与新闻及电视剧的纠缠。从此，创作空窗，不知几时回来，也许从此离去。

直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又一次义无反顾，我毅然辞去工作。闲云野鹤，一切从摄影开始，又因摄影找回文字。拍拍写写，十年后，不甘寂寞，重新给报章投稿。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新年伊始，联合早报《文艺城》出现我三十七年来的第一首报章诗作《四美一街》。巧的是，它写我居住的邻里，一条日出夜息的必经之路。诗中有四美名称的渊源、四美的现在和过去。

新加坡的地景诗终于出现了。

《四美一街》

最后一棵椰树，轰然
倒卧在一片翻腾的黄土
关于乡野记忆，如果还有
容许我存于远眺的眼眸
慢慢定格在拔高的繁华

和泛岛快速平行

少于千米迂回

一头美景，一头希望
不小心撞见西施捧着心
立在栏杆空气中
西施之后是貂蝉
貂蝉之后是贵妃，贵妃
之后是昭君
在楼与楼之间
在错位的时空
看守一片横陈单车

快铁穿越平行
截断轨下廉价的叫嚣
西向路中筑起石堤禁止超车
纵使日子贴着车窗
只能望着分秒
等候规矩腾出空间

不意外，几十年在电视画面中打滚，整个思考方式都是画面的。如何构建画面、如何利用画面说故事，写地景诗也是先有画面才引出情感。因为在外拍戏到过的地方多，看的景也多，有了印象和感悟，自然也就成了诗的创作题材。

——诗刊联合早报《文艺城》（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